



岁月备忘录

我的老家主要耕种水稻。水稻，又分早稻和晚稻。“插好早稻过‘五一’，插好晚稻过‘八一’”，这样的口号从儿时开始就深入人心。当早稻长到七月份的时候，就是收割的时节，正是三伏天。这个时候，学生放暑假，全村进入紧张的“双抢”状态。

序幕拉开之前，是循序渐进的准备：稻田干田，以便割禾的时候田地干爽而不拖泥带水；捞鱼分鱼，杀猪分肉，家家户户为“双抢”而“打牙祭”。晒谷坪要清理干净，收割的农具，晒谷的工具，都一一清理出来。然后，生产队长把全队的劳动力按照青壮年和老弱者搭配好，分成几个大组，采取组长负责制。上学的孩子，暑假也要参加集体劳动，随着自己的父母加入组里参加“双抢”。

天刚蒙蒙亮，生产队长一声悠长的哨声吹醒了沉睡的人们，那声扯着嗓子发出的“开工啰”的号令，响彻村里家家户户。于是，大人小孩揉着睡眼，挑着箩筐，拿着镰刀，走向田野。女人早晨不需要出工劳动，只在家里准备早餐。

把箩筐放在田埂上，大人下田开始割禾，年纪大的小孩也随着下田，年纪小的，先蹲在田埂上等待，顽劣的，或许窜到禾田里扒开稻穗寻找鸟窝，惊起一群鸟飞。

割禾的时候，人们很有规律地交叉放好割下的稻禾，小孩就负责把割下来的稻禾垒成两两对称的禾堆。收割的，弯腰，右手挥刀，左手握禾，镰刀噼啪地响，步伐迅速地移，几秒钟功夫，腾出右手拇指和食指，迅速捞起稻禾根部的败叶，打结，放好，又开始下一轮的割禾。

当一丘田的稻禾割下三分之一的时候，组长就会具体分工：两个壮年打谷，两个小孩递稻禾，其他小孩垒堆，一个年长者负责从打稻机里出谷到箩筐里。这时候，两个壮年人抬着打稻机，放在垒好的稻禾堆中间，两人一脚踩在踏板上，一脚踩在打稻

父亲是家庭的脊梁，肩扛着家庭的重任，给了我们兄妹四人一个安定、祥和的家。父亲是个当了几十年中学校负责人的老校长，为人和善、办事认真、处事严谨、不苟言笑，是上世纪六、七十年代衡阳县长乐地区教育界知名人物，即使如今他已是八十七岁高龄，但左邻右舍需要帮忙，他都有求必应，全力帮衬。

父亲一生最能吃苦耐劳，在那个靠工分吃饭的年代，我家是四属户，母亲务农，为了使我们四兄妹过上快乐而无忧的生活，他与母亲披星戴月地劳作，维持家中最基本的温饱，积极出工参加集体劳动，不知疲倦地从早干到晚。七十年代，我家兄弟劳动力还不强，大队分配我家到大云山挖茶山任务，当时母亲急得头晕：完不成任务，家里的基本口粮没法保证！父亲利用节假日没日没夜地上山挖，渴了捧口山泉水，饿了吃个生红薯，一个月下来，手上血泡无数，硬是完成了任务。

土地承包过户后，父母亲更是没日没夜地劳作在这片生于斯、长于斯的土地上，风里来雨里去，苦乐其中，劳有所得。父亲一辈子很节俭，一个钱包整整用了五十多年，一辈子没有戴手表，衣着朴素。

记得小时候有一年收割小麦时，天空突然雷声大作，乌云翻滚，马上就要下雨了，田里的麦子割了还没收完。正逢周末，父母亲连饭都顾不上吃，累得上气不接下气地往家里背麦子。我被他们这种不怕苦、不怕累的精神所感染，也加入了背麦子的队伍中，在背第二趟的时候，已是飘泼大

集体双抢记

郑菊芳

机齿轮的杠杆上，齿轮飞转起来，机器轰鸣起来。随着节奏，打稻机上两个人一踩、一收、一转、一甩，小孩趁他们在一甩之机，一支稻禾已经递到他们手里。如此循环反复。待每人的箩筐都盛满了稻谷，组长一声命下：“收工！”于是小孩屁颠屁颠地跟着挑着担子的大人们，跳跃在田间小路上。这个时候，已经是早晨八九点钟。

回家匆匆吃过早餐，开始上午的劳作。上午的分工，除了收割，还有晒谷。晒谷的一般是年长的妇女们。其他人照样挑着箩筐拿着镰刀走向田野。太阳火辣辣地晒，稻禾哗哗地响，汗水悄悄地流，机器轰隆轰隆地叫，虫儿唧唧呜呜地唱，小鸟唧唧唧唧地欢。

“打案伙啦！”

负责晒谷的妇女们，提着甜糟，挑着水桶，来到稻田边。水桶里，一头是泉水，一头是碗筷。割禾的人们，立马走到田埂上，抓起碗筷，舀着甜糟，兑上泉水，蹲在田边，咕噜咕噜几下下肚，打个饱嗝，舒口气，做惬意状。有的趁着上岸的功夫，赶紧点上旱烟，吧唧吧唧地贪婪吸着。在那样“足蒸暑土气，背灼炎天光”的三伏天里，“双抢”中途“打案伙”，吃甜糟喝泉水，既是养精蓄锐，更是人情芬芳。送“案伙”的，都是自愿，无需安排。今天你家送，明天我家送。在吃和送的过程中，主妇们在比贤惠比手艺，男人们在心里品评着，甚至为自己家的婆娘自豪呢。

休息一会，继续下田，继续劳作。当一丘稻田全部收割完毕，割禾的放下镰刀，开始扎稻草，把褪去稻谷的稻草，扎成一只只，然后岔开放在稻田里干晒。第二天，小孩的任务就是把这些稻草用竹竿挑到山坡上，继续干晒。待完全晒干后，小孩再把干稻草挑到自家猪栏边，等到“双抢”结束，猪屋上的旧稻草掀开放下来，新的稻草铺上去。

农村里劳作，没有具体的时间观念。比如“双抢”时割禾，一般是早晨每人收割一担谷，上午、下午每人收割两担谷，就收工回家吃饭。

每收割一丘田的早稻以后，田间立马进

长乐劳作，劳作常乐

盛夏

雨，我不慎摔了一跤，麦穗撒了一地。父亲冒着大雨把麦穗捡了回来，全身被雨水湿透。他还没有来得及换衣服，赶紧把刚捡回来的麦穗铺开晾在房檐下，不停地念叨：这么好的麦穗打湿了多可惜，趁麦穗还没有被湿透赶紧吹干，就不会生芽发霉，粮食都来之不易啊！

父亲在长乐中学当校长期间，为了学校的发展，从湖南师院（现湖南师范大学）引进了一位姓王的青年大学毕业生。为了留住该老师扎根穷山偏壤长乐中学，父亲把自己的住房腾出来安顿老师，自己在澡堂一间低矮潮湿的平房一住就是四年。王老师深受感动，全身心投入英语教学，所教授英语专业学生全部考上了省、市名牌大学，当时的《衡阳日报》对长乐中学的成功办学经验进行了全方位报道，市县名校老师到区办高中——长乐中学现场取经，轰动了全市教育界。原本我无法理解父亲的举动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后来渐渐明白了父亲的苦心。在和父亲共同劳作的时候，父亲做事的态度和朴实的话语默默地影响着我，使我终身受益——工作中、生活上，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，都能不忘初心，勇往直前。

父亲含辛茹苦养育我们，风风雨雨走过了几十年的沧桑岁月，如今已是满头白发，脸上深深的皱纹铭刻步履艰辛的一生。我家已是四世同堂，本应享受天伦之乐，但父亲退休之后，不愿进城居住，仍舍不得离开故土。他生活依然简单朴素，他一辈子不吸烟不打牌，唯一的精神寄托就是阅读，阅读丰富了父亲的晚年生活，四大名著翻了一遍又一遍，其中《红楼梦》通读了无数遍。父亲感慨：每读一遍

水，以便软化泥巴。年长的男人开始扶犁“洗田”。所谓“洗田”，就是翻田松土。“洗田”过后，再“耙田”，把翻过的水田，用耙子梳理使之平整，放水进田，使泥土松软，用水养田一两日后，开始插上晚稻。“双抢”就是这样紧张有序地进行着：一边在收割晒谷，一边在犁田耙田。待收割进入尾声，“抢种”开始。

“抢种”时候，老老少少齐出动。爷爷辈犁田耙田，奶奶辈晒谷收谷，妈妈们在秧田里扯秧，孩儿们在田间来回挑秧送秧，青壮年蒔田插秧。为了赶时节，抢时间，晚上“开夜工”扯秧苗是常有的事情。那时候，小孩不知大人苦，总以为“开夜工”是美事。因为深夜扯秧回来，集体开餐“打夜伙”。所谓“打夜伙”，就是吃上一碗面或者一碗米豆腐。许多小孩垂涎那碗面或者那碗米豆腐，也会参加“开夜工”扯秧。

俗话说：“抢早插晚，汗珠子摔八瓣。”“双抢”时间大约二十天左右，在人均一亩二分地的老家，每一年的“双抢”下来，人们都会瘦下几斤肉，而且我的老家至今不见胖子，劳动的艰辛程度可想而知。

分到户以后，人们种田的热情更是高涨。“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，终日无暇”是常态，深夜扯秧，清晨插秧，更是必须；还有守水口入田，防虫杀虫，薅田锄草等等。那段时光是南方许多农村孩子无法抹去的艰辛记忆。

而今，随着经济的发展，随着机械化的进程，随着经济作物的增多，人们不再单靠种作水稻为生，年轻人没有经历过饥饿，对土地的情感温度自然淡薄了许多，尽管生活在农村，却时刻为进城准备着。“双抢”仅存于那些还在以“土地”为金子，对土地虔诚的老农心里。

当农民不因农活而繁忙，不为生计而紧张，而是慢悠悠地过着一种田园般的生活的时候，这本身就是社会的发展时代的进步，这也是我们的上辈人苦苦追求的生活。今天回忆“双抢”，艰辛也好，清苦也罢，都是经历。如今，“双抢”已经慢慢成为过去式，但那种把粮食精工细作的匠人精神，那份对土地对粮食的敬畏和感恩，于今天还是值得铭记并敬重。

又有新的感受和意境，青年时代阅读，中年时代阅读和晚年重读《红楼梦》，体会完全不一样。

虽然父亲一直病魔缠身，但意志坚强得十分惊人。2009年，父亲得了重病，从衡阳转长沙湘雅附二急速手术，护士从他鼻孔插导管几次没有成功，接连换了多名护士。父亲没有任何呻吟，手术医生和护士，包括我们家属都惊出一身冷汗。术后探查发现，父亲食管鼻孔都插破了，这对一位七十八岁的老年人该是何等的痛苦！

劳动是父亲一辈子的最爱。即使过了八十岁，父亲依然没有放弃劳动，上山砍柴，下地挖土种菜、施肥，父亲干活样样在行。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，父亲自告奋勇到衡阳县边远山区云麓小学支教，一九五六年被评为湖南省劳模。七十年代在长乐中学当校长期间，他带领师生到王泥岭背杉树建礼堂……劳动始终占据父亲生活的大部分。节假日，我们回家看望父母，有时买点水果，父亲总是责怪：你把工作干好，就是最大的孝心！看见我们回家，二老总是手忙脚乱、问寒问暖，临走时依依不舍，大包小包往我车上放，当我上车回头的一瞬间，看见父母混沌的双眼滚动着泪花，我也泪眼蒙蒙，心在颤抖，真正理解了什么叫可怜天下父母心。

年年岁岁花相似，岁岁年年人不同。今年，父亲的劳动强度明显大大减弱了，但他的性格还是那么倔强中带有固执，生活还是勤俭中充满热情，劳动还是能干中自在乐趣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，衷心祝愿天下所有的父母亲：健康长寿，生活愉快，晚年更加幸福！



三中同学

邓湘源

初中毕业的那一年，我就读常宁三中。学校位于常宁市松柏镇（今水口山镇），有水口山矿务局、衡阳地区煤机厂、红旗焦厂、松柏化肥厂、常宁县（市）农机三场等单位，是衡阳乃至湖南重要的工矿区。我们初35班的同学多数是工矿子弟，他们勤劳、勇敢、智慧、善良的优秀品质，无不给我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。

张松英、陈慕运同学，形象漂亮，品貌端庄，气质高雅，灿烂阳光，是我们班的“两朵金花”。更重要的是，她们有一颗纯洁、善良、美好的心灵。知道我家穷，又是外乡人，逢年过节，她们总要从家里拿一些糖果、水果、糕点给我吃，让我与她们分享节日的幸福。

周小邱、吴孟宇、陈诗龙，都是农家孩子，刘中环同学是渔民子弟。看到我在学校食堂吃不饱肚子，他们合计一下，就分别从家里偷来红薯、鸡蛋、食油、盐、辣椒、干鱼仔等物，隔三差五在食堂小炒一次，改善生活。有时候，刘中环还从家里偷鱼卖，卖得的钱供大家好好搓一顿。

小时候，由于没有其他娱乐活动，我最喜欢看电影了。厂矿里经常放电影，而且都是免费的。工矿弟子唐合云、潘桂妹、谭国兰、赵爱芳、曾俊金、谭正柏、廖文亮等同学信息灵，反应快，每次看电影都提前通知我，并且还要给我安排最好的座位，不时地送茶递水，让我这个外乡人真正地感受到了家的温暖。

上世纪七十年代，劳动课是每一个中小学生的必修课。而我班的劳动基地，是在距松柏镇5公里开外的南盘冲，每次搞劳动，每人要挑一担30公斤重的农家肥上山施肥。我个子矮小，力气单薄，根本挑不动，怎么办？阳得生、余珍秀、姚宇启、廖春生、姚孝花等同学就主动过来帮忙，他们每人匀一点过去，让我挑个半担肥料轻轻松松送到南盘冲。

最为难忘的，是1974年的国庆节。学校里放了三天假，我很想回到老家祁东县归阳镇，却买不起八毛钱的轮船票。刘中福、周菊英、朱关清同学知道后，就立即发动全班同学捐款，一分、二分积拢来，凑足了八毛钱给我买了船票，让我高高兴兴回到了家乡。